

UWEIYUYANXUE

趣味语言学

计永佑 著

国际政治学院

1981

趣 味 语 言 学

计永佑 著

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辅助教材

一九八一

前 言

语言学引论是高等院校新闻系、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这是一门理论课，很抽象。教师难讲，学生难懂。

能不能深入浅出、饶有兴趣地讲好这门课呢？读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使我受到了启发。这部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用了不少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在语言研究中经常被人们引用，证明了它的成功。例如，索绪尔用 $1+1+1+1+1+1+1\cdots=1$ 这个公式来比喻语言与言语的关系；用象棋的棋局比喻语言的结构；用一张纸的反正两面来比喻语言的声音和意义，都是恰到好处的。甚至重要的语言学概念，例如“言语的线条性”，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术语。因此我决定做一个尝试：写一本《趣味语言学》，作为辅助的教材，发给学生。

“辅助教材”，而不是“正式教材”，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正在受“学院观念”的影响。学院里教学，要有学院风格，一板一眼。把“趣味”二字加在“教材”头上，我自己就觉得别扭。但是又一想，“生动性”这是教学原则。生动，难道不正是着眼于“趣味”吗？文风三性：准确、鲜明、生动。生动，就是免得味同嚼蜡，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居然就把其中的一部分搬上了课堂教学。从日常最普通、最不容易引起人们怀疑的语言现象说起，努力去生动地提出问题，又生动地解决问题。拿语法说吧，分析句法，主语、谓

语、宾语。就那么成套地分析下去，学生难免索然无味，昏然入梦。但是，“这屋子住人”，还是“人住这屋子”？

“小王晒太阳”，还是“太阳晒小王”？“一口袋米吃三个人”，还是“三个人吃一口袋米”？于是就从主语与宾语的关系，引出了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而语法与逻辑，从更大的范畴来考虑，就是语言规律与思维规律问题。这在语言学与逻辑学都是重大的、困难的理论课题。

《趣味语言学》，“趣味”是从讲授风格方面做出的尝试；既然是语言学，就要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准确性，科学体系的完整性。首先是科学，然后才是趣味。趣味是为科学与教学服务的。趣味与科学，这是写这部教材时碰到的一对矛盾。往往是无法在每个学术问题上都能引起趣味，所以不会处处有趣。但是我所要力求保证的则是体系的完整性与学术的准确性。

计 永 佑

一九八一年元月于国际政治
学院新闻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1)
第一节 能用手说话吗?	(1)
第二节 从风声蛙鸣得到的启发	(4)
第三节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语言	(5)
第四节 原始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8)
第五节 “爱劳动”的昆虫为什么没有语言?	(11)
第二章 什么是语言?	(20)
第一节 从“狼孩”说起	(20)
第二节 “法老”犯了什么错误?	(21)
第三节 一棵自然科学家所不研究的“树”。	(23)
第四节 语言是社会现象	(30)
第五节 语言与符号	(33)
第三章 语言有什么用途?	(38)
第一节 “芝麻，开门来!”	(38)
第二节 一件最重要的工具	(41)
第三节 “茶壶煮饺子——心里有，嘴上说不出”	(43)
第四章 语言与言语	(46)
第一节 说话不是语言	(46)
第二节 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	(48)
第三节 棋师、建筑师、作曲家、画家与语言学家 是“同行”	(51)
第四节 “僧敲月下门”	(57)
第五节 言语中的“杂质”	(59)

第六节	什么东西决定了语言的“面貌”	(61)
第七节	看不见的线条	(64)
第五章	世界语言之最	(66)
第一节	最相似的语言与最不同的语言	(66)
第二节	最难学的语言与最易学的语言	(68)
第三节	最容易发的音与最难发的音	(71)
第四节	活得最久的语言与死得最早的语言	(72)
第五节	最古的文字与最年青的文字	(73)
第六节	哪些语言文字符号最多, 哪些语言文字 符号最少	(75)
第七节	最概括的词义与最具体的词义	(76)
第八节	最长的词与最短的词	(77)
第六章	词汇	(79)
第一节	“黑板”与“黑布”的区别在哪里?	(79)
第二节	H ₂ O 该做什么?	(83)
第三节	“白马非马”	(87)
第四节	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	(90)
第五节	从《替胡适改诗》说起	(94)
第六节	三棵棕榈树与两棵杨树是几棵树?	(96)
第七节	词汇中的几种对立关系	(100)
第八节	一种语言中能有多少个词?	(114)
第九节	人在一生中能使用多少个词?	(117)
第七章	语法	(120)
第一节	没有图形的几何学	(120)
第二节	长着尾巴的词	(121)
第三节	零——一个奇妙的数字	(126)
第四节	三乘四加五等于几?	(130)
第五节	叠罗汉	(134)

第六节	“见水知鱼”	(137)
第七节	索居鸳鸯	(143)
第八节	内部屈析	(145)
第九节	数学家不研究的数	(147)
第十节	孤立、粘着、编插	(150)
第八章	语言的发展	(160)
第一节	“秦始皇烧书”与“政椒燔典”	(160)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原因	(162)
第三节	语言发展的规律	(164)
第四节	“底层”	(166)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1. 能用手说话吗？

能用手说话吗？从经验看，这是可能的。摆手——别那样做。招手——请过来。伸出两个手指做成V字样——胜利！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聋哑人的手势语。他们“指手划脚”谈得多么热烈。对于他们，音义字的“谈”似乎应该写成“谈”。当然，我并不是主张生造一个“谈”字来表示聋哑人的交谈。

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现状来推测过去的。人最初是怎么会说话的？儿童学语，这问题简单，凭经验就可以知道。但是说到原始人类语言的起源，那就只好去推论了。这是个学术问题，是语言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正如生物学中要回答物种的起源一样。科学是要靠证据说话的。然而偏偏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语言学就找不到直接证据——除非你有机会去和人类的老祖宗，几十万年以前的原始人去打打交道。所以，有关语言起源的一切论断，到目前为止，都是假说，以后大概也只能是假说。

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是众说纷纭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是所谓“手势语起源论”，代表人物是早期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马尔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一开始劳动就使人区别于猿了。人的发音器官的发达，是有声语言产生的生理基础。人的发音器官是在人直立以后才发达的，才有宛转抑

扬的声带。在有声语言形成以前，那就只好用手来比划了。这比划，就是手势语，就是语言的雏形。

这个论断就受到了斯大林的反驳，被批评为“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认为人类语言一开始就是有声的，也只能是有声的。以手势助说话，那手势只起个“助”的作用。手势不能单独构成语言。“手势语”对于有了发达的发音器官的原始人，那只是胡猜。原始人不会咬住嘴唇去乾比划的。后来在苏联，当然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就有人又反驳斯大林。说原始的手势语不是不能存在的，手势语起源论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学说。那证据就是当代的聋哑人就有完整系统的手势语。

反驳得对不对？不对。它完全忽视了原始人与当代人是处在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原始人最用得着说话的时候是在劳动中。劳动中的协作与交流思想是极端必要的：

“要不要抬木头？”

“抬！”

肩上抗着木头，问问前面走着的人：

“要不要放下？”

“放下！”于是协同动作。大家都没砸了脚面。

如果用手势语言去办这件事，就极不方便。抬着抬着，后面的人突然把木头一丢，前面的人摔了个仰面朝天，头破了，脚破了。扶他起来，再打个手势：“要不要放下？”——他只能如此，只能在放下木头把手腾出来，才能做手势。回答是什么？很可能是迎面一老拳。协作告吹了。

显然，手势语的理论逻辑不大容易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所共同主张的语言劳动起源论。

不仅如此，手势所代表的含义，也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不同民族或国家，相同的手势往往代表不同的意思。在中国翘大姆指表示夸奖。小姆指表示轻蔑。日本人的大姆指代表“老爷子”，小姆指表示“情人”。英国人翘大姆指表示要搭车。中国招呼人，掌心向下地挥动，而英国人则表示叫人“往那边去”，叫人过来需要掌心向上。聋哑人的手势语，也是约定的。但却不是聋哑人自己开讨论会约定的，而是会说话的语言专家制定的系统。每一个手势都会在相应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语。航海中的旗语也有相类似的性质，那也是相约制订的手势。由此可见，现代生活中人们所见到的手势语言，不可能与原始初民的有声语言产生之前的所谓手势有共同性质。现在的手势语，只不过是有声语言的代替物，它只能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且与有声语言的概念的对应中才能运用。那只是由手势“翻译”了有声语言而已。有声语言在先，它的模拟物——手势语在后。手势语起源论颠倒了这个顺序。

鲁迅有关语言起源问题，讲过一段话，是中肯而又生动的：

“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若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抗育抗育’，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字；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抗育抗育’派。”（《门外文谈》）

鲁迅讲的是文学的发生。但是他是从语言的产生讲起

的，原始人在劳动中想发表意见，那第一个声音便是语言产生的讯号，比如“抗育抗育”罢，那意思如果是“加劲加劲”，大家明白了，赞同了，于是约定俗成，它代表了固定的含义，也就出现了第一个词。在另一种场合下，假若有人发出“抗育抗育”的声音，人们也明白它的用意。当然，语言的产生与文艺的产生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文艺的产生是后于语言的，鲁迅说：“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但也有条件：就是要不过度。……假使劳动太多，休息时少，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则眠食尚且不暇，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文艺是劳动余暇的产物；语言是劳动的必要产物。语言是以有声语开始的。手势语起源论是经不住理论推导的假说。

§ 2. 从风声蛙鸣得到的启发

有人以为人类模仿自然界的聲音，就是原始人发明语言的办法。青蛙叫“哇哇哇”，就叫牠“蛙”；小孩哭也是“哇哇哇”，就叫他“娃娃”，风声呜呜，就叫它为“风”。这就是语言起源的拟声说。

这个假说不能解释大部分语言现象。世间万物，有许多是不发声音的：蓝天、白云、太阳，它们总是人类沉默的伴侣。而且与原始人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样一些古老的神话说明了原始初民对于“天空”“太阳”的认识，证明与他们休戚相关。原始初民在最初的交际中不提及这些东西，看来是不行的。怎么拟声呢？无声可拟。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语言本身。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无疑都有拟声词，但是这些词肯定不占多数，拟声词根本无从构成

语言的主体。因此，语言也无法从拟声中诞生。

从现代的智慧生物中，甚至从较为低等的鱼类中，自然科学家们从观察实验中得出结论：牠们是在用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信息。大黄鱼觅食时发出“咻咻”的声音，其他黄鱼就寻声而来：有好吃的！这种声音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兴奋的表现。八〇年十二月，两对天鹅飞到了玉渊潭，双双情侣。其中一只竟惨死在偷猎者枪下，另一只就彻夜哀鸣。这声音深切地传达了牠的感情。人也是有感情的，在劳动的协作中，原始初民使用语言交流思想，同时也会使用语言渲泄情感。他们怎么会放弃自己感情的表达而不纵情呼唤，偏偏去一板一眼地模仿什么声音呢？

§ 3.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语言。

圣经说人是上帝造的。无神论者不相信那一套。

中国古代神话说人是女娲用黄土捏的。大家都知捏不出来。

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劳动考察人类的出现的。劳动在使猿变成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语言的起源是与人类的起源连系在一起的。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语言。而人类语言的出现也就标志着人脱离了动物界。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描述这个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进程呢？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曾做过深入的推想与描述：

那是在几十万年以前，在被称为第三纪的地质年代中，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在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生活着一群特别高度发达的类人猿。满身是毛，下顎有

须，牠们成群地生活在树上。恩格斯说：“这些猿类，大概首先受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攀援时要手担任和脚不同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而渐渐采用了直立的姿势。这就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我们从现在还活着的猿类中，可以观察到这种从爬行到直立的过渡阶段的情形。在动物园里我们可以看到猩猩在迫切需要的时候都能直立起来，单凭两脚向前笨拙地移动。牠们的自然的步法是平直立式的，还需要用手帮助，就像跛子扶着两根拐杖走路一样。我们的古代的祖先也是这样，最初经过这样的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过渡阶段，逐渐直立了起来。恩格斯对这一时期人类的祖先的情形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起初乃是法则，而后来才渐渐变成一种必要，那末必须有这个前提：手在这个时期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那里已经有了手和脚的某种分工。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使用得不同的。手特别用来摘取和握住食物，就像某些较下等的哺乳动物使用前掌所作的一样。许多猿类用手在树上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修造住处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住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

但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终于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①

手的发展对于机体的其他器官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手的发展，古代的猿人便直立起来，学会了用火，改造了发音器官。恩格斯说：“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之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坚定不移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连续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②这样，就为语言的产生与完善提供了生理基础。然而，生理方面的因素，对于语言的产生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鹦鹉，牠往往可以完善的模仿出人类的语言，有的经过专门训练的鹦鹉甚至可以一口气背出十几首诗。但是，牠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发展牠们自己的语言。对语言的起源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性的劳动。恩格斯说：“我们的猿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这种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的。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这种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达必然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简单讲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③于是，便产生了语言。

语言一经产生，对社会的发展就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团结人们共同协作，组织社会的生产，并且帮助人们的思维的发展。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而后是语言和它一起

①②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成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人的脑髓”^①

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帮助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对于人类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斗争，在为生产必须的物质财富的斗争中协调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产行为中获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的语言，没有社会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便会停止生产，便会崩溃”^②

§ 4. 原始的语言是什么样的？

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怎样的呢？它与现代的语言有那些差别？它与现存的哪种活语言更相似？人类最早的语言是哪种语言？这些问题一直是引起人们的兴趣。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曾试图在这些问题上作出答案。

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语言是腓尼基语。因为根据他的试验：被放进荒野的两个小孩，在不与任何人接触的情况下说出的第一个词是“扣克斯”，而这个词又恰好存在于腓尼基语中，意思是“面包”。

也有人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没有语法的，只有一些拟声词。人们说起话来只能是“呵呵，哦哦”地模仿一些声音。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还有人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只是一些感叹词，没有语法。人们的话语中只有一些“唉，哈，哼”的感叹的声音。

第四种意见是，人类的语言的起源是统一的，都是由四个基本的语音要素发展而来的。这四个语音要素是сал, бер, йон, рош，在不同的语言中都有这四个声音组成不同的句子，而在人类的最初的语言中只有一句一句的话，在句子中区别不出什么词与语法来。

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呢？不，都不正确！首先，人类语言起源于腓尼基语的说法，它的根据是绝对不可靠的。一个孩子最初发出什么声音，那只是一种偶合。而且也没有任何根据断定这个声音就是人类最早发出的语音。

其次，一些单纯的拟声词也不能构成语言，例如，模仿蛙叫，说“哇”，这里究竟指的是“这里有‘蛙’”，还是“蛙叫了”，或是：“我想捉蛙”呢？更不用说，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声音，就更无从模拟它的声音了。可见，所谓“拟声语言”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起不到帮助人们进行交际，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

“感叹语言”同样也不能存在。“感叹”只是个人情感的一种流露，同样一个感叹词，往往可以表示许多不同的意思。例如“呵！”这个词，可能是表示惊讶，也可以表示害怕，高兴，痛苦，疼痛，奇怪等等。因此，不可能利用这样的语言传达明确的思想，它也不可能在人们的共同劳动中协同人们的动作。如果设想“感叹语言”是最原始的语言，它可以明确地传达思想，那么就得假定：感叹词在远古的语言中是十分发达的，每一个感叹词都表达一个确定的意义。同

时又得假定远古的人们的感情又必须是十分发达的，他有本领十分细腻地表达自己对每一件事物的感情，否则他也就无法用感叹来表达这些事物。而这一切又都是不可能的。就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语言中也没有这样丰富的感叹词。对于远古的语言，就更是难以想象了！

至于认为远古的语言都是由四个基本声音组成的，这同样也是荒唐的说法。即使是现存的最落后的哺乳动物，牠的发音器官可能发出的声音绝不只四个。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原始人都毫无例外地只选择这四个声音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如果认为原始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声音组成的，我们也不能不假定这四个声音与意义有必然的联系，否则为什么只选取这四个声音表达意义呢？但是，语言的声音与意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的。这是语言学中一项大家公认的原理。如果认为声音与意义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同一种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声音表示同一个意义，以及同一个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

那么原始的语言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五十多万年的语言早已经消失了，它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足以供人们追溯它的原来状态文献材料。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语言的状况和语言的社会职能作一些逻辑上的推断。下面的一些推断，被人们认为是基本符合于历史逻辑的：

原始的语言必须必须具有下述主要特点：

第一，凡是语言，那怕是最原始的，都必须是有声的语言。斯大林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